

中国古代典籍珍藏文库

小说大系·开国系列(六部)

秦并六国 楚汉演义

无名氏
著

甄伟
著

华龄出版社

中國古代典籍珍藏文庫·古典小說大系

秦·秦并六國
漢·楚漢演義

無名氏、甄偉 著

華 齡 出 版 社

〔京〕新登字 068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秦并六国/(清)无名氏著·楚汉演义/(清)甄伟著.
北京:华龄出版社,2000.5
(中国古代典籍珍藏文库古典小说大系·开国系列)
ISBN 7-80082-874-3

I. 秦… II. 无… III. 章回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清代
IV. 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09017 号

秦并六国·楚汉演义

无名氏、甄伟 著

出版发行: 华龄出版社
(北京西城区小乘巷 21 号)
邮编: (100035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印 刷: 北京印刷二厂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20.875 印张 554 千字
2000 年 11 月 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
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082-874-3/I·154

(本套)定价: 278.00 元

总 目 录

秦始皇传	(无名氏)		(1)
东汉演义	(甄伟著)		(67)
西汉演义	(甄伟著)		(277)

秦并六国

目 录

秦始皇传	卷上		(1)
秦始皇传	卷中		(26)
秦始皇传	卷下		(45)

秦始皇传 卷上

诗曰：

世代茫茫几聚尘，闲将史记细铺陈。
便教王伯多权变，怎似三王尚义仁。
六国纵横易冰炭，孤秦兴仆等云轮。
秦吞六代不能鉴，且使来今复鉴秦。

鸿蒙肇判，风气始开。以揖让而传天下者，尽说唐、虞；以征伐而取天下者，尽说三代。夫三代者：夏、商、周也。夏禹王得舜帝禅位，立国为夏，传一十七代，享国得四百三十一年。夏桀无道，商汤放桀于南巢田地里，夏之天下尽归于商。汤王立国为商，传三十代，享国得六百二十九年。纣王无道，周武王伐纣于孟津田地里，并商天下，立国为周。自武王至幽王时分唤作西周，自平王至赧王时分唤作东周。二周虽传三十五代，享国得八百六十七年，自传到那第十三代的君王唤做平王，那时周室衰微，诸侯强勇。平王虽居尊位做天子，但王室荡无纲纪，甚至下堂而见诸侯。孔夫子为见平王身为天子，自统六军伐郑。那郑伯无君，身为周家卿士，自率诸军敌王，在那地名繻葛田地交战。被郑伯射着一箭，恰好射中平王左肩。孔夫子是春秋世儒道的宗师，要扶持这三纲五常。见那时王纲颓坏，为君底失为君之道；侯国强梁，为臣底失为臣之礼。怕天下后世乱臣贼子争效这个模样，便使三纲沦而九法斁，不成世界。不免将那直笔，把那时一十二国，共有二百四十二年的事迹，著一部史书，唤做“春秋”，从平王时事为头，有善事底褒奖

它，使人知劝；有恶事底贬责它，使人知怕。怎知世变推迁，春秋五伯之后，又有战国七雄，天下龙争虎战，干戈涂炭，未肯休歇。且说那战国七雄是兀谁？诗曰：

两周分治各西东，十二诸侯互战攻；
未有真人来一统，奈何七国又争雄！

那七国者：秦、韩、魏、楚、燕、齐、赵也。

秦姓嬴氏，周武王时封。秦至武公、惠公时分始僭称王。此秦国也。

韩虔世代仕晋，在威烈王时分，韩虔求做诸侯，分晋国自立为韩。此韩国也。

魏斯世代仕晋，在威烈王时，魏斯求做诸侯，分晋国自立为魏。此魏国也。

赵籍世代仕晋，在威烈王时，赵籍求做诸侯，分晋国，自立做赵。此赵国也。

史谓三家分晋，是说这韩、赵、魏也。

那周安王时，田和有功，封于齐，是为齐国。那蓟北燕王姓姬氏，自周武王时分，封为燕国。那襄郢楚王姓芊氏，周成王时分，封为楚王；至那负刍时分，凡十世，为楚国。

这个七国，当初互为雄长，在后见秦国强大，那六国结纵合横，以拒强秦。奈何纵解横散，被秦始皇吞并做一统天下。唐贤杜牧做那“阿房赋”，末后说得最好，说个甚的？杜牧“阿房赋”后一段道是：

呜呼，灭六国者，六国也，非秦也。族秦者，秦也，非天下也。
嗟夫，使六国各爱其人，则足以拒秦。秦复爱六国之人，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，谁得而族灭也？秦人不暇自哀，而后人哀之；后人哀之而不能鉴之，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！

话说昔日秦始皇政者，庄襄王子也。始皇无道，南取百粤，北筑长城，东填大海，西建阿房；坑儒焚书，使天下人民不安。不修国政，并吞

诸侯，荒荒离乱。始皇欲立万世为君，遍游天下，来到沙丘，帝崩。怕天下诸侯有变，不敢发丧，背地里将釜釜车载尸，与鲍鱼相杂。赵高与李斯商量诈作诏书，差使命往长城杀太子扶苏并那蒙恬，却立二世为君。在后赵高引军闾乐入内，杀胡亥，立三世子婴为君。子婴懦弱，托病不出宫。赵高弄权，指鹿为马，欺压君臣。赵高入内探帝病，子婴杀赵高。有胡曾诗为证。诗曰：

汉祖西征秉白旄，子婴宗庙起波涛；
可怜君有翻身术，兼向秦宫杀赵高。

在后，天降圣人，汉高祖刘邦领兵入关，系颈以组，封皇帝玺，降于枳道。这头回且说个大略，详细根源，后回便见。

话说秦六年，始皇帝登殿，集大臣文武至殿下，分两班，山呼万岁毕，始皇向君臣道：“寡人登极之后，今已六年，有那齐、燕、魏、赵、韩、楚六国未肯伏。我欲削平六国，使天下为一统。卿等有何计策？”当有一大臣司马欣出班奏曰：“陛下若论七国，则国势均平；若论气力，则秦为上国。何不发使命，赍国书，威伏六国，令它拱手来降，纳土于秦，免得战争如何？不来者，差军发将，取之未迟。”帝闻奏大悦，圣旨问：“班中有谁人可充使命？赍国书前往齐、燕、魏、赵、韩、楚诸邦游说诸侯，早献地图纳降，免得干戈，百姓枉遭涂炭。这是一项好底勾当。”那时有秦公子名曰少官，他自请赍此国书游说六国。始皇大悦，分付国书与公子少官。那书道是：

“秦王致书于齐、燕、魏、赵、韩、楚六国大王殿下：秦与诸王兄弟国也，势均体敌，相与北面以事周，积有年代。朝会天王之时，推秦为盟主，歃血而誓，各守本国疆界，绥怀国内人民。我无尔诈，尔无我虞。休萌战攻侵伐之谋，共享安净和平之福。属者苏秦、张仪，驰骋辩口，离间诸国，私自结纵合横，各有吞噬上国之谋。寡人知之久矣，念欲兴问罪之师，实以盟会之言犹在耳，未忍寒盟，遽为此举。诸王何不量力度德，自思您土地、人民，与吾国孰强孰弱？您兵师、车马与吾国孰寡孰多？您财帛、金宝与吾

国孰丰孰啬？堂堂赧王，尚且臣附于庄王之世，您自思诸国势力比赧王为何如？犹敢凭陵大国，不肯臣附？今遣公子少官来诸国议事，若大王图全社稷，则输款投诚，以舆地来献；使四海一家，则您世受王爵，为秦藩臣；保有宗祀，世世不绝。生灵免涂炭之灾，兵师有息肩之日。惟大王实图利之。若负固不悛，执迷不返，则命将遣师，剿平诸国，如疾风之摧败叶，严霜之压枯苇，惟寡人所欲耳。彼时噬脐，悔之何及！”

六国王接得秦国始皇书，各各开看。其别无话，只是秦帝克伏诸国来降，诸王不悦。有楚襄王，国书会五国王子，会议并秦。遣使者往齐、燕、魏、赵、韩邦通上国书，克日到楚议事。

诸国王接了楚襄王书开看，克日车驾起程。齐王、魏景关王、韩威惠王、燕孝王、赵孝成王皆到楚地，入朝施礼毕。各奉命而来，楚王安排茶饭，把盏已毕，楚王与诸王言道：“闻秦王遣使赍书克伏诸国□□□。这事怎地？”春申君奏曰：“臣请大王助兵伐秦。”赵王御前李牧进奏诸王：“诸王助兵，望陛下依臣所奏。”楚王大喜，赏御酒犒设李牧：“将军，您言是也。”各助兵三万。楚令项梁为将，齐遣邹闾为将，韩遣冯亭为将，燕遣孙虎为将。楚襄王亲为招讨。克日，兵至函谷关，会合诸国人马。诸国大王各归本国，点集雄兵猛将，往路中函谷关相会。楚王车驾起行，为招讨，预先在关等候。至日，赵有李牧、张耳、陈申，发兵三万，到关参拜楚王。齐有田儋、邹闾、邹兴，集兵三万，至关。韩有冯亭、周光、霍雄，领兵三万，至关。魏有周霸、郑安成、龙离足统兵三万。燕有孙虎、韩广、景耀龙押兵三万，至关。各各参见楚王。楚王见诸国兵齐将集，大悦，出宣命，定赏罚：有人生擒秦邦一将者，与千金；能获秦始皇者，与诸王共封为六国万户侯。诸将欢声如雷。

古云：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。军中撞出一员猛将，绛袍朱发，赤马红缨，身披黄金锁子甲；御前奏楚王道：“奴婢为先锋，攻破秦邦，生擒秦将，活捉秦皇。”此人是谁？乃魏国三代将门之子，郑安平之儿，姓郑，双名安成。楚王见了大喜。忽班部中撞出一将，身長九尺，面赤髭

黄，穿红袍，白玉带，银锁甲，金弁冠；愿为先锋，与郑安成比试。此人是谁？乃齐国邹闾将军也。楚王问诸将：“那两个要做先锋，怎生区处是得？”那李牧、冯亭、项梁三将奏曰：“先锋不可便付与二将，须索交他两个比试，决个胜负，与先锋印者。”楚王依奏，便令二将比试，胜的挂先锋印。

二人听得言语，上马分阵，各擂鼓响。楚王与诸将看争先锋。左边撞出郑安成，右畔撞出邹闾。二将马交，约斗三十余合，只见郑安成败走，那邹闾一向赶上。郑安成暗取套索。邹闾亦取套索，撇起，去套住郑安成。郑安成亦套住邹闾。二人相拒之际，不防人丛中放一冷箭，把那套索射断。众人大骇。李牧向前问：“放冷箭是谁？”道声未了，见几个军把一年少后生推出来。李牧觑了大骇，见身上蓝缕，志气犹存。三代将门子，累世先锋儿。是梁国秦明之孙，姓秦名斌，落于军中为小卒。李牧引秦斌至楚王驾前，奏曰：“大王适间令郑安成、邹闾比试先锋，各人套索不开。有小兵放冷箭射断套索，乃是昔日十二国内梁邦秦明上将之孙，姓秦名斌。奴婢举此人为先锋，望陛下从允。”楚襄王曰：“这厮有这般武艺！”遂赐秦斌挂先锋印。

班部中撞出一将，身披柳叶甲，银盔盖顶，奏道：“大王不可将先锋印分付秦斌！”楚王抬眼一觑，乃是燕国景耀龙来奏称：“秦斌乃是败国之臣，未可赐与先锋。奴婢乞与秦斌比试。”那时，景耀龙打扮银盔盖顶，身披水磨柳叶甲，肩担一口三尖刀。秦斌亦未有衣甲器械。李牧把衣甲马刀借与秦斌，打扮了出阵。二将有如水里抢珠龙，二骑交锋，有似岩前争食虎。斗经二十余合，秦斌诈败，景耀龙赶上前，马不去；秦斌将刀撇砍，景耀龙迎刀斩落。二刀并举，双刃齐施。二将把刀对敌举落，二人齐将之放。二将迎前拽相。楚王看见大喜，传令齐赐先锋者。二将各下马拜谢楚王。楚王问诸将：“赐那个将军为正先锋？”项梁奏曰：“愿与秦斌为正先锋，景耀龙为副先锋者。”二将领兵前往秦城京兆府。诗曰：

秦谋一统祸临城，楚领三军并伐秦；

猛将雄兵皆用命，生灵涂炭涨氛尘。

话说李斯奏始皇帝曰：“陛下，今有荆楚襄王为招讨，合诸国兵马约二十余万，猛将数十员，兵临城下，将至濠前。取王圣旨。”秦皇大惊曰：“朕谋天下，并吞一统，岂期诸邦会兵来侵吾国！”敕问文武官僚：“谁退诸邦兵马？如有功者，必加官赏。”当有王翦出班奏曰：“陛下休虑，虽有诸国二十余万兵将，小臣乞兵二万，令李彪、伊虎为将，臣为主将，退诸国来兵，保王社稷无虞。”始皇大悦：“全仗卿在意者。”

王翦在演武亭交兵二万，出城外下寨。景耀龙先锋排下二龙争珠阵。李彪排下半天撒网阵。二将监军施礼毕，李彪曰：“秦斌，你等因甚兴兵来侵吾国？您若会事之时，出阵一战，可决胜负。”秦斌答曰：“奉楚王命，并诸国王命，因为始皇无道，谋吞六国，遣使来投谏书，胁令诸邦纳土，意图六合混一。是致诸国大王合纵兵至。”李彪言：“兵临渭河，可以一战。”秦斌怒道：“渭河之兵何能为！待我伐秦为荒草之地！”李彪大怒：“叵耐小邦结党欺凌大国，待教诸国一兵片甲不回。”道了，二骑便斗。诗曰：

二马骋英豪，凌云杀气高；
非但智斗智，全凭刀斗刀。

二马挑战，三十余合，秦斌败走。李彪赶将来，杀败三军。副先锋景耀龙身穿黄金锁子甲，体挂皂罗袍，头上铁幞头，燕尾交加，黑雾缠身罩体，座下跨一抱月乌骓，肩担一条清风利枪，腕悬一百廿斤竹节钢鞭，出阵与秦将打话。李彪喝问：“来将何人？愿闻姓字。”楚将答曰：“咱每是先锋景耀龙。”那李彪道：“休走。”二将场中宛转，杀气腾空，约斗三十合，景耀龙诈败走，李彪赶将来。不防景耀龙取出弓箭，弓开如满月。箭去似流星，正中李彪，金盔倒卓，两脚腾空。诗曰：

金风未动蝉先觉，暗使无常总不知。

那时，李彪中箭已死。小军抢得尸首，回归阵中，先复招讨。主将王翦钧旨，令伊虎出阵，高叫，索来将挑战。楚王见副将景耀龙果是英

雄难敌，再令正先锋秦斌出阵。施礼打话已毕，二人挑战。秦斌、伊虎相交，一枪来，一刀去，二人厮杀。诗曰：

幽幽不让梨花舞，滚滚难容柳絮飞。

那时，二将交斗，马似北海玩珠龙，人似南山争食虎。约斗三十余合，伊虎败走，秦斌赶将来。被伊虎勒住马，后赶得快，二马相并，中一枪，刺落下来。只见金盔倒卓，两脚登空。小兵抢秦斌回阵后，用金疮药救得活。三军一时败走。次早，楚王召集诸将问曰：“甚人敢出阵，生擒秦将？”有张晃奏道：“小人愿往。”伊虎出阵，二将交斗。伊虎大败，归于本阵。

王翦打扮耀日银盔盖顶，身穿蜀锦战袍，肩担一百二十斤三尖刀，四十八环棹刀，跨一匹赤色马出阵。张晃出阵打话。二骑相交，惹起四野愁云，震起满天杀气。人似南山虎，马若北海龙。王翦战三十合诈败，张晃赶将来。二马并，王翦举刀斩落张晃翻身，下脚捎空。王翦刀头招起三军喊杀。楚兵大败。东砍西斫，南倾北倒；星罗云散，七断八续。楚兵退五里下寨。秦兵具表奏始皇。始皇大悦，圣旨再令王翦退诸国兵马。王翦进兵至五里下寨。次日，布下四门斗底阵。王翦出阵索战。楚王召集诸将曰：“有何人对敌秦将？”当有赵将陈申唱喏道：“小人愿往。”二人战三十合，王翦诈败，陈申赶将来。王翦不用长刀，拈弓取箭，翻身背射三只连珠箭，喝一声：“着！”不知陈申性命怎生？诗曰：

似虎将军还落马，如龙骠骑只空回。

那时，陈申中箭，坠下马来，众兵抢归阵去。军中撞出一员猛将，鬼面冯亭，肩担一柄铜斧，奔将来，喝声：“王翦休走，咱来与你决定输赢！”王翦与冯亭挑战五十合，并无胜负，令各收军，明日却战。楚王召诸将问：“明日何人捉获王翦？功成者，千金赏，万户侯。”有周光奏曰：“小人有一计。恁地恁地，今夜为刺客，去刺王翦。”商议已定。楚王曰：“将军在意！”周光准备，等三更时分，去刺王翦。

王翦至晚，帐中忽起狂风一阵。王翦思量：今晚必有刺客来呵。传下军令，令伊虎照烛，营寨紧紧防备。伊虎令小军打动更鼓。一更二更，不觉无事，转过三更，有韩国将周光，听得鼓已三敲，手藏匕首，纳在袖中，出寨为刺客。来至秦寨，但觉四下小兵困之密阵；偷入秦寨，欲入帐前，望见王翦伏在中军桌子上困倦，面前一碗明灯，只隔三四十步，□不知，大踏进几步，刺杀王翦。周光猛着力踏上，怎知帐前三四十步前后，有那陷马坑，使麻布绷了，将土撒在上。周光踏虚，跌落坑内，撞动绳索上铃子响，四下诸军拿钩扯上，押见招讨。招讨喝问：“你是谁人？”周光回言：“人是韩国周光，特来刺杀招讨。”招讨笑道：“你好大胆！”令小卒将囚车绑缚，解去献与始皇。未行之际，有那伊虎告招讨：“不如且将刺客周光放回楚军，令他回报楚王，使他早早退兵，免得二国干戈，多少省事！”招讨道：“你这话也中。”喝令押周光到帐前，向周光道：“别人便叵耐您为刺客，便教您死。咱们放你回去。可报与楚王，休以大国为意。”分明是伊虎一言半句，救了周光。诗曰：

临危伸出拿云手，救得天罗地网人。

周光谢了招讨，归于本阵，见楚王言前事。楚王大惊言：“王翦放你回营，真个贤人！”楚王召诸将曰：“攻伐秦城不下，计将安出？”有那李牧奏王曰：“明日容小人一战，克日攻伐秦城。”楚王依奏，令李牧出阵。

次日，只见星沉河汉，日出扶桑，疏钟传紫禁之声，辽水泛红霞之影；晓烟迷岸草，寒雾湿庭芜。辰牌时分，李牧布下方字阵，肩担蘸金斧，出阵厉声高叫，索王翦打话。门旗下撞出一员将，乃王翦也，肩担一百二十斤三尖两刃刀，排下圆字阵，与李牧打话不同，交战三十合，李牧败走。王翦赶杀三军，诸国兵退十里，草坂下寨。楚王见李牧走败，心中不悦。李牧虽号名将，年已六十，气力衰乏，怎生敌得那少年的王翦？

楚襄王召诸将问曰：“谁人能擒得王翦者重赏。”魏将龙离足出班奏曰：“小人愿往。”楚王大喜。见此将身長八尺，披水磨柳叶甲，皂罗

袍罩体，肩担大捍刀，约重一百斤，骑匹乌骓马，出阵厉声高叫：“王翦招讨比个胜负阿！”王翦出阵，二马相交。惹起四野愁云，震起满天杀气。才三十合，龙离足败走。王翦招起人马赶杀。人兵东西乱撞，奔走如飞。齐将邹兴撞出阵来，与秦将王翦，不通名姓挑战，才三四十合，邹兴败走。王翦急追。邹兴插了枪，取出鹊面宝雕弓、三支狼尾箭，翻身射三支流星箭。王翦闪过三箭。邹兴大败，将兵亏折了五百余人。死尸遍地，鲜血坑流。王翦收兵回阵。

楚王不悦：连败数阵，若不抵拒，恐秦兵侵城。楚王召诸将会议：“今来攻秦不下，难以退兵。恰似骑着虎头，若不毙虎，虎有伤人之意。”有孙虎奏曰：“攻秦不下，缘秦将英豪兵勇。孙虎虽怯，亦愿出战。”因将人马布成百胜长蛇阵。但见亚枪来时刀作尾叠，铠角如鳞；旌旗红耀目中，剑戟排成口内齿；使马军盘牙，昂首纵步，人展玉舒腰。枪排布密，更教将武不能当；弓弩齐施，便若高皇难闪避。阵排吞象势，马号化龙驹。

孙虎上阵索秦将。王翦出阵，见对阵布百胜长蛇阵，俺布五方阵。如何见得？东连甲乙，见一千蓝青旗；西方庚辛，现二百柄如霜斧；北为壬癸，皂纛旗下马如龙；南按丙丁，红旗影里兵似火；黄旗招贴处，戊巳按中央。王翦出阵，肩担三尖两刃，掉刀与孙虎打话不同，二骑交战。不上三十合，孙虎佯败，王翦赶将来，却被孙虎将黄旗一招，变成四门斗底阵，掩围下王翦。有伊虎带兵冲阵来解围，也被孙虎兵围了。在荒郊田地里。齐、燕、魏、赵、韩、楚诸将，皆会兵来围定王翦、伊虎两个。小卒走去报丞相李斯，称王翦招讨已被围在城前十里荒郊田地里。李斯奏上始皇道：“王翦被围，愿朝廷发兵去解围怎生么！”始皇降敕：着王贲所部人兵一发前去解围，救出王翦、伊虎两个。

那时，王贲领兵一万，出城来到十里荒郊之地下寨，大嗽数声，王翦在内发嗽，知救兵来到，内外相攻应，杀诸国兵马大乱。乱战一场，死尸遍野，鲜血坑流。自辰时乱杀至未时，各各鸣金收兵，折了万余人。楚王收兵点检，约计折了二万余人。有胡曾诗为证。诗曰：

诸国兵来要伐秦，反遭亏将损人兵；
思量无计回军路，秦勇刚强甚怕人。

话说楚王大惊，不合为长，兴兵伐秦不下，折将亏兵，恐敌不拒，预先祸及本邦，暗思忧虑。召项梁至，问伐秦不下，折将亏兵，万一不便，祸及本邦。诸将想有谋计可进谏，图安社稷。时项梁沉吟半晌之时，奏曰：“陛下休虑。臣虽无能，不肯出秦之下。当血战以决胜败。”乃定一计，杀退秦兵，密奏楚王。楚王道：“卿之计是也。”令项梁领五千兵布下五虎离山阵。诗曰：

三敲鼓响阵头圆，一棒锣声如捻指。

那时，撞出一员猛将，肩担一口大刀，厉声高叫，索打话，乃是王贲。王贲见对阵五虎离山阵，未免摆下二龙混海阵。项梁出阵，二人施礼毕，打话。王贲骂曰：“项梁，你等楚王辄敢合纵诸国兵来伐秦，罪犯弥天不小！目今汝等奏上楚王，早将楚国州郡县图献上始皇，免教荆楚人之受苦。”项梁答曰：“非我楚王合纵结横伐秦，皆是秦邦始皇无道，先遣使命赍国书，来诸国克伏纳土，意图六合，致使诸国不从，是致兵来，即非楚王之过。”王贲言：“既是楚王不肯献上一十八郡经图，克日兴兵并成荒草之地，悔之已晚！”

二将打话已了，二骑来交。场中宛转，杀气腾空。一来一往，似凤翻飞；一上一下，如鹤展翅。才三十合，喝交歇令，各人归阵，卸了衣甲，权歇片时；整顿衣甲器械，拍马临阵，再战二十余合，项梁奔走归阵。王贲自思：此将乃是名将。不敢赶上。项梁归阵，奏楚王曰：“臣诈败，王贲不赶，难以施计。”楚王问：“卿有何妙计施之？”项梁奏曰：“此王翦、王贲，英雄难敌。臣施一小计，聊损他兵。”楚王问曰：“尔计何如？”项梁附耳道：“恁地恁地。”楚王大悦：“依卿之言。”

项梁先差李仲、韩员，领兵二千去退十五里大树林下，埋伏左右畔，等候杀秦兵人马。项梁奏楚王，召请诸国大将至御前。楚王分付诸卿大将：“今日定计杀秦兵，恁地恁地。”诸将依令，准备器械，杀退秦兵。楚王令秦斌策应。项梁伪引兵战，将军出阵，厉声高叫：“秦将

愿来挑战！”王翦出阵，与项梁施礼毕，打话不同，二将交战。才三四十合，项梁败走，王翦赶上追捉。不见项梁，却见楚王戴朝天乌纱巾、盘龙绛红袍，腰缚碧玉带，脚穿乾皇履。王翦直奔将来捉楚王。楚王被赶一十五里，捉住楚王。王翦令诸兵将楚王缚了。此人道：“我不是楚王，吾乃姓李名轩。将军仔细认着！”王翦一觑，果是假底楚王。回马间，只见一下锣声，喊杀连天，不知高低，左畔撞出李仲，右边撞出韩员，后面秦斌杀至，前面冯亭、周霸、田儋、孙虎、李牧、张耳、韩广杀将来。东砍西斫，星流云散，七续八断。王翦杀出，奔走回营，折了二千余兵。两下收兵。楚王大悦，问诸将道：“自临阵以来，未尝有此大捷。今秦兵退败，诸国可以乘胜回邦。”当日烹牛犒赏诸军。项梁奏曰：“望大王回兵，诸国各差将持兵各守本隘，免致秦兵侵犯。如有秦兵至一国，愿诸国救应。”楚王令周霸、邹闳，各兵一千，把断函谷关。诸将各守本界关隘去处。楚王国书通报诸国大王，各回本所。

话说王翦、王贲收兵归城，专待来朝五更三点，始皇帝聚集文武，山呼已毕，王翦启奏：“陛下，臣有先锋李彪被失，折兵二千五百余人。臣收斩得陈申、景耀龙外，伊虎斩得张晃。伏候圣旨。”秦帝敕问大臣：“寡人意图六合久矣，此事若何？”忽有大臣李斯谏曰：“未可侵于六国，且图养贍三军，精演武艺，它日图之未为迟晚。”圣旨依奏，令赏三军，一年四季教演诸军。诗曰：

数年征伐不曾休，权且休兵却报仇；

讲武储粮图再举，它年六国一齐休。

话说昔日有吕不韦，阳翟大贾人也，家富，为商，往来兴贩买卖。秦昭王太子安国君中男名子楚，为秦质于赵国。子楚，秦诸庶子，车乘用不饶，吕不韦贾于邯郸而怜之，曰：“此奇货之物。”乃往见子楚，说曰：“安国君爱妾华阳夫人，夫人无子。能立嫡嗣者，独华阳夫人耳。今子兄弟二十余人，子又居中，不甚见幸。吕不韦请以千金为子西游，事安国君及华阳夫人，立子为嫡嗣。可乎？”子楚乃顿首曰：“必如君策，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。”

吕不韦乃以五百两金与子楚，为进用，结宾客；而复以五百两黄金求奇物玩好，西游秦，求见华阳夫人。以其物献华阳夫人，因言子楚贤。华阳夫人承太子间，纵容言：“子楚质于赵，妾愿得子楚立以为嫡嗣，以托妾身。”安国君许之。吕不韦取出邯郸诸姬绝色善舞者，与之居。缱绻之娱，不觉有身孕。子楚饮宴中巡，酒酣，吕不韦言筵前无乐，令诸姬舞，歌讴，供应呈示。子楚累举目观之，此姬绝色倾城，但见歌喉清亮，舞态婆娑。调弦成合格新声，品竹作出尘雅韵。琴调古操，棋覆新图。吟诗联句追风雅，见于篇中；搦管丹青夺造化，生于笔下。玉肌花貌，莲步柳腰，谈论接陪，精神举措。子楚见姬容貌而悦之，因起为寿，请之。吕不韦乃献其姬。姬自匿有娠。至大期时，十二月也，果生子名政。子楚遂立姬为夫人。秦昭王五十年，围邯郸急，赵欲杀子楚。子楚与吕不韦谋，将金六百斤与守关吏，方且得脱归秦。

昭王薨，太子安国君立为王，华阳夫人为后，子楚为太子。赵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归秦。秦王立一年，薨；子楚代立，是为庄襄王。襄王即位三年，薨；太子政立为王，尊吕不韦为相国，号称“仲父”，封为文信侯。年少，十三岁即位，太后时通吕不韦家。

当是时，魏有信陵君，楚有春申君，赵有平原君，齐有孟尝君，皆下士，喜宾客，以相倾。吕不韦以秦之强，羞不如四国，亦招致士厚遇之，至食客三千人。是时，诸侯多辩士，如荀卿之徒，著书布天下。吕不韦乃使其客人著所闻，集论以为八览、六论、十二纪，二十余万言，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，号曰：“吕氏春秋”。布咸阳市门，悬千金其上，召诸侯游士宾客，有能增损一字者，归千金。始皇益壮，太后淫不止。吕不韦恐事祸及己，乃私求大阴人嫪毐以为舍人。太后闻，欲私得之，吕不韦乃进嫪毐，诈令人以腐罪告之，拔其须眉为宦官，遂得侍太后。太后私与通。及至有孕，太后恐人知之，诈卜，当避。时徙宫居雍，嫪毐尝从，赏赐甚厚，事皆决于嫪毐。始皇九年，有告嫪毐实非宦者，常与私乱，生子二人，皆藏匿之。与太后谋曰：“王薨，以子为后。”于是，秦王下吏治，具得情实，连及相国吕不韦。九月，夷嫪毐三族，杀太后所生二子，而遂迁太后于雍。是时，王欲并诛相国吕不韦，盖为奉先